

方云琴 征 鹏

南国情天



文学出版社



南 国 情 天

方云琴 征 鹏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八 年 · 北 京

内 容 介 绍

小说女主人公丹瑞·埃利是个意大利人和缅甸傣族人的混血儿。她十五岁时，由于特殊原因不得不牺牲同英国青年约翰的爱情，嫁给了比自己大二十多岁的中国勐婉坝傣族土司刀承宗，即小说的男主人公。二人虽然结婚了，但并未同居。为了填平两人感情上的鸿沟，刀承宗绞尽了脑汁，耐心地等待着迟来的爱情。来到勐婉坝后，丹瑞方知自己是丈夫的第七个妻子，痛苦万分。此后丹瑞屡遭大老婆的蹂躏。在悔恨交加的情况下，丹瑞曾服毒自杀一次，逃跑两次。当刀承宗不忍心丹瑞受虐待而送她回娘家时，正值日机轰炸勐古，刀承宗为抢救丹瑞的弟弟而负伤。丹瑞看到刀承宗不仅深爱她，也深爱她的家人，从而深受感动，便把真正的爱情奉献给了刀承宗。

责任编辑：黄 伊 于砚章

南 国 情 天

Nanguo Qingtian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字 数 273,000 开 本 787×1092 毫 米 $\frac{1}{32}$ 印 张 14 $\frac{8}{8}$ 插 页 2

1988 年 8 月 北 京 第 1 版 1988 年 8 月 北 京 第 1 次 印 刷

印 数 00,001—14,300

ISBN 7-02-000156-4/I·1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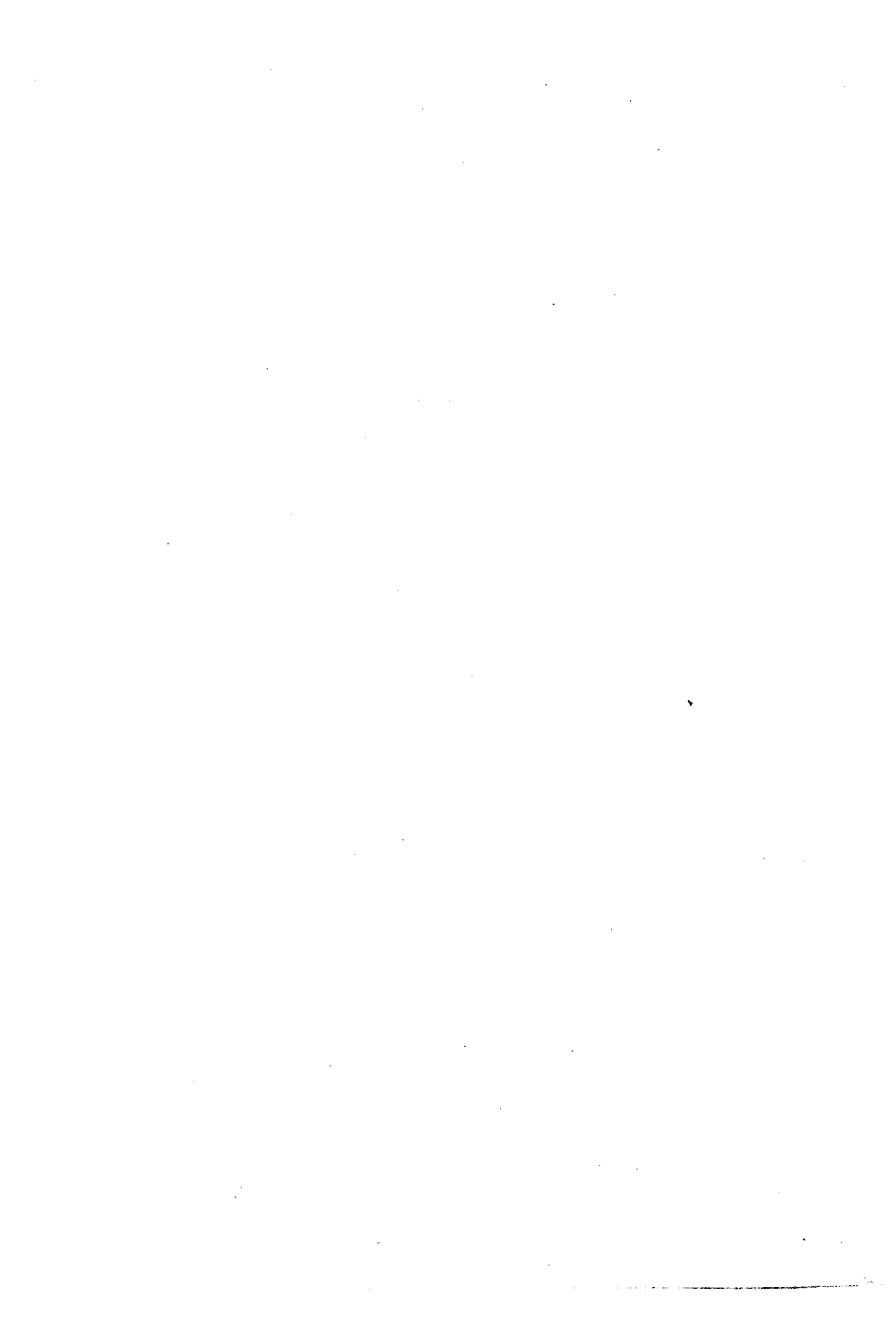
书 号 10019·4224 定 价 2.45 元

目 录

第一章	心底的秘密	3
第二章	传奇的眷亲	17
第三章	父辈的丈夫	37
第四章	丈夫的家世	73
第五章	采花节风波	96
第六章	受蹂躏的心	113
第七章	迟燃的爱火	147
第八章	战火焚家园	167
第九章	友谊的绝唱	193
第十章	同室何操戈	226
第十一章	山林擒虎记	246
第十二章	暴风雨之夜	253
第十三章	情牵避风港	262
第十四章	仰光行惊梦	288
第十五章	黑夜里的灯	311
第十六章	愿做同路人	331
第十七章	孔雀飞回巢	350
第十八章	缅桂永芳香	361

第十九章	神圣的教育	373
第二十章	火海识真金	399
第二十一章	踏过荆棘路	416
第二十二章	故土充满爱	437
尾 声	眷眷南国情	455

情眷眷而怀归兮
孰忧思之可任？



第一章 心底的秘密

—

浩浩荡荡的大海，一望无际，在湛蓝中象有千万珠宝玉片在闪烁。一个白衣少女踏着浪花向前飞跑，风将她亚麻色的长发吹在身后。她象一只美丽的海鸥拍着海面飞行，飞向驶来的小帆船，船头站立着一个英俊稚气的小伙子，虽看不清他的面孔，却可以见到他的头发在波光中一会儿呈黑色，一会儿呈黄色，他们迎面而来……小伙子伸出双手，想将姑娘拉上帆船，突然，一排山峰一般的黑色巨浪呼啸着冲翻了小船，小伙子掉进滚动咆哮的急流中，船被恶浪撕得粉碎。少女不顾一切跳入急流，抓起一块碎片，顺着滚滚滔滔的苦海追赶小伙子。风在她头上盘旋横扫，海在她下面翻卷倾泻，她挣扎着向前游。猛一下她撞在礁石上，手中的碎片不见了，她抬起头寻找小伙子，只见黑浪涛涛，小伙子已无影无踪，少女痛苦万分，高声呼喊：“天哪！救救他！”

丹瑞·埃利抱着雪白的枕头，在痛苦的呻吟中惊醒，她满头大汗，猛地坐起来，虽然只是一个梦，枕头已被泪打湿，心一阵阵绞痛。她向窗口望望，天已灰蒙蒙亮，星光悄悄躲

进神秘的天空，现在的天象倒挂着的平静的海。

“梦中的小伙子是谁？虽然没有看清他的面孔，但我是多么熟悉他呀！……天哪，为什么他总在夜里偷偷闯进我的梦乡？”丹瑞心里自语着，过去的事，逝去的情，总缠绕着她，即使白天忘记他，不曾想过他，夜晚他总在梦中敲击她的心扉。也不知该将他锁在心房的哪一间，他才不会跳出来撞击她心的伤痕。

忍不住心口的剧痛，她从床上下来，走到窗前，无力地推开玻璃窗，一股浓郁的荷花荷叶的香味，迎面扑来，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让芳香浸透每一根血管，随着呼吸，梦给她带来的痛苦仿佛减少了一点。

她眼前展现的不是海，而是平静可爱的荷花湖，湖后面的宝石山已渐渐呈现一片墨绿色。

丹瑞匆匆沐了晨浴，就跑到宝石山下的荷花湖边，遥望对面的白象山，期待山顶露出美丽的彩霞，她急切地希望黎明驱散心中沉沉的凝云。

人最有感情，人也最有理智，但不是所有的人都具有理智，所有的人都具有感情。什么是感情和理智，不同的人，不同的社会都有不同的标准。

丹瑞是太重感情了呢？还是太理智了呢？连她自己也弄不清楚。但她似乎明白，给人幸福，快乐，自己才心安理得，感到欣慰。她望着远方，沉入了回忆，……她踏入勐碗坝的第一天……一辆扎满了鲜花的轿车，从紫色的雾中驶来，车里坐着她和丈夫刀承宗。刀承宗穿着勐碗坝召勐的

衣服，威风神气，她却穿着绣有金花的粉红色上衣和筒裙，头上罩着大红的婚纱，几千个百姓夹道欢迎召勳娶来了美丽的新娘，一路上洁白芳香的茉莉花和祝福的水洒在车上。汽车沿着洒满花瓣的路，驶向荷花湖，把她送进小白楼里。百姓为召勳^①的新婚，足足庆祝了七天七夜。虽然欢呼声、象脚鼓声、铙铃声、舞步声不断地传入丹瑞的耳里，她感受到盛大的婚礼，但她却看不到热情的百姓，因红色的婚纱将她罩住，将她与这里的一切隔绝。她想，或许这是勳碗坝的风俗吧。

虽然至今她仅仅认识自己的侍女、仆人，勳碗坝的父老兄弟姐妹她还未相识，但她却已经爱上了这个美丽、富饶而又神奇的地方。

登上巍峨的白象山纵目俯瞰，勳碗坝宛如一只开屏的绿孔雀，五彩斑斓。穿过坝子的南宛河，如同一条闪光、洁白的飘带，把坝子的腰系住，河水的入坝口和出坝口正好被白象山左右隔开。白象山的对面，就是丹瑞身后圆形的宝石山，终年树木翠绿欲滴，在一天之内变换不同的绿色，象一颗巨大的绿宝石，所以这里的人送给它这么美丽的名字。

丹瑞望着对面的白象山，心里想着：她就象一位慈祥的母亲，伸开她那乳白、闪光的双臂，把自己心爱女儿一勳碗坝拥抱在怀里。可惜，我却没有到过坐落在坝子中间山丘之上的奘房^②。听说奘房造型美观别致，掩映在枫叶棕、菩

① 傣语。古时指一国的国王，一地之主。

② 傣语，小乘佛教寺庙。

提树、椰子树、槟榔树和翠竹环抱的万绿丛中。那里有竹笋型的白塔，镀金的子母塔。而以竹子为主要建筑材料的城镇，就坐落在富有诗意和神秘感的柴房周围。

丹瑞当然很想到勐碗坝去，想去看看那些星罗棋布的隐藏在茂密的凤尾竹林里的村寨与这里的人们交谈。

父辈一般的丈夫总是婉言劝说道：我怕你受累，也怕惊动太多的人，因为你太美了。过一段时间，我会带你串遍所有的村寨，让全勐的人都认识你。

丹瑞只好生活在荷花湖畔。听说，古时候，孔雀国的七位美丽的孔雀公主，每隔七天就飞来这里洗澡。为了追求纯真爱情的王子召树屯，就在这里会见了勐东板的七公主喃木诺娜。他们战胜重重险阻，就在湖边结成了终身伴侣，获得了真正的爱情。于是，人们就把孔雀湖周围的勐碗坝，称为孔雀坝了。而那孔雀湖呢，听涛米腊讲，就是丹瑞面前面积仅有二千平方米的荷花湖。这湖被称为幸福之湖、美丽之湖、爱情之湖。

荷花湖还有许多关于爱情的传说。湖面上开满的一朵朵洁白的荷花，象征着纯洁的爱情。它用浓郁的芳香向四处播散，沁人心脾，多少年来，无论遇到多么严重的旱情、水灾，湖水始终不多不少，荡漾的碧波上开的荷花总是那么大，那么香，那么多。

湖水神奇迷人，湖畔的万物亲昵地围绕着她、那花瓶似的凤尾竹手拉着手，肩靠着肩，日日夜夜向她点头、起舞；被称为“世界油王”的油棕树，殷勤地为她撑起巨大的绿伞；大

腹便便的油棕树，伸长了脖颈，以艳美的目光凝视着她；一簇簇粉团花、索腊枇花，对着她笑红了脸。老态龙钟、根藤如柱的大榕树，好象一群老成持重的卫士、忠实地守卫着她。

丹瑞知道荷花湖最美的时候，要算是早晨了，所以每天早上太阳还未露面，她就到湖边观赏旖旎的风景。

听说每年当白荷盛开时，全勐的小卜哨^①和小卜冒^②都云集到湖边，采集白荷，将这些圣洁的花朵送到奘房大佛像前，参加隆重的赶摆活动，以寄托他们对爱情、幸福、美好理想和未来的憧憬和期望。

刀承宗的奶妈对丹瑞说：召爷选择这么一个充满爱情传奇故事的地方给您盖了这么漂亮的小宫殿，说明您完全占有了他的心，您是他的心肝宝贝、掌上的明珠。这一点丹瑞是坚信的。所以，她把小白楼打扮得更美丽。在小白楼四周合理布局，精心栽培了各种各样的花卉。那芳香的茉莉花，象一座小矮墙似的，把小白楼围了一圈，犹如挂在少女脖颈上的白宝石项链一般。用竹篾搭成的长廊，把小白楼的东门与荷花湖连接起来，上面爬满了小朵小朵的素馨花，长廊下的小石子路旁，种植着整齐的兰花。长廊两侧的花园里，有两个用藤萝搭起的凉棚，周围种植着月季花、美人蕉、沾巴花、君子兰、曼陀罗花、鸡蛋花等亚热带的花卉。它们在荷花湖边争妍斗艳，把沁人的馨香传向四方。正如丹瑞·埃利本人一样，她的美丽、善良和睿智传到了勐碗坝

① 傣语，小姑娘。

② 傣语，小伙子。

每个人的耳里。

二

白象山顶的云已衬出了橙色的霞，稍远的地方呈现庄严的紫色；过了一会儿，云几乎都被染红了，朝霞向苏醒的劬唳坝泻下千红万紫的光芒。荷花湖最美的时刻到了。

“召丹瑞。”一个清脆甜蜜的叫声。

丹瑞转过脸，只见一个大眼睛长睫毛、头发乌黑的少女站在她侧面：她就是侍女娥静。

“对不起，我不知道您起这么早。”娥静说。

“今天我醒来就睡不着，干脆早点来看日出，你看东方的天，美得叫人激动。”

“人们都讲劬唳坝的朝霞和晚霞比其他地方的都美，我从小在这里长大，看都看不够呢。”

“难怪这里的姑娘都这么美，因为总看到如此迷人的霞。”

“劬唳坝的霞是很美，但这里的姑娘谁也比不上您美。”

“大自然最美！”丹瑞站起身，接过娥静递过来的绳子，就跳了起来，避开美的话题。

“1、2、3、4、5、6……200、201……”年纪比她小一岁的娥静坐在石凳上为正在跳绳的女主人计数，从丹瑞穿着的紧身上衣和筒裙中看出，她是一个发育不久的少女。

丹瑞·埃利跳得敏捷、轻松，远远看去，就象一只展翅

飞翔的小燕子。还在仰光上学的时候，她就是学校里跳绳的名将，常以速度快和次数多击败她的对手。现在，她那高高的鼻梁上已渗出了细细的汗珠。

“召丹瑞，您象在飞，象一只小燕子。”娥静高兴地说。

丹瑞听到小燕子，突然联想到了海鸥……眼前一片绿色的林海，仿佛变成梦中起伏的波涛……那只小白帆，那个看不清面目的小伙子，又浮现在她眼前。丹瑞停止了跳绳，呆呆地望着对面一片树林，小伙子又消失了。

丹瑞双手紧紧抓住手中的绳把，凝望着树林。

娥静奇怪地问：“召丹瑞，您不舒服了？平时您一口气能跳800左右呢。”

丹瑞仍没有反应，呆望着绿色的远方。

娥静急忙走到女主人身旁小心地问：“召丹瑞，您不舒服了？”

丹瑞听到了，她从幻觉中醒来，难为情地说：“不，我没有不舒服……你看，这景真美……对了，该你跳了。”

娥静放心地接过绳子说：“我刚跳二十几下，绳子就被自己的脚绊住了。”

“比原来跳得好多了，来，多练练，今天跳五十下，中间不许停。”丹瑞说。

“我试试！”娥静认真地跳起绳。

丹瑞又将头转向绿色的树林寻找，但梦中的一切的确已消失得毫无踪影了。她沿着湖边漫步，一边采集那些还洒着晶莹露水的野花。那轻纱般的晨雾在她身边慢慢地飘

动着，轻轻地、轻轻地抚摸着她那苗条、火热的身子。她手捧着五颜六色的野花，望着明镜一般的湖水，贪婪地吮吸着荷叶、荷花散发出来的沁人肺腑的清香。似乎把黑夜的一切忘个一干二净。

“噢，太美了！”娥静望着女主人的背影惊讶地叫起来，她放下绳子赶紧追过去。

丹瑞回头看赶上来的侍女，微笑着说：“这里太美了。每天早晨，我在这里散步，就象在仙境里游玩一样，我真喜爱这个地方。……”

“召丹瑞，我刚才说的是您太美了，美得象仙女一样！”

“什么？仙女？”丹瑞绯红着脸望着娥静。

“您象女神一样！”娥静讲。

“我看你比女神还美！”丹瑞认真地讲。

“别这样说我，雷会劈死我的！”娥静双手蒙住面。

丹瑞笑着拉开她的双手说：“你瞧那边的孔雀开屏了，正跟你比美呢！”

娥静望望对面的孔雀说：“也许我的筒裙太鲜艳了。”

她们俩都“格格格”地笑了起来。两个年纪相仿的少女在人生的道路上走着，走向自己预测不到的归宿。

这时奘房的巨铍从各个村寨传来，佛寺中大小和尚开始了一天的晨拜。

“我们该回去了，‘爹地’^①起床了。”丹瑞捧着挂露的野花向通往小白楼的素馨花长廊走去。

^① 英语译音，爸爸的意思。

娥静跟在她身后，用赞美和疑惑不解的目光注视着女主人的背影。这时，丹瑞那柔软、棕色的卷发长长地披在肩后，随着她那修长的身影，在被朝霞染红的晨雾中时隐时现，真是婀娜迷人。

“我这位善良美丽的女主人多可怜啊！”娥静心里想着。“到如今她不知道嫁给了一个已有六个妻子的年长的召勳，还亲切地叫‘爹地’呢！不知召庄相^①能瞒她多长时间？……”丹瑞晨运后刀承宗才起床。此时，她首先把客厅桌上的花瓶换上新采来的鲜花，并陪他吃涛米腊准备的早餐，然后在花园里给他讲《一千零一夜》或希腊神话故事。偶尔由刀承宗给她讲傣族的民间故事。总之，刀承宗起床就寸步不离丹瑞，每天看她跳优美的缅甸宫廷舞。当她以柔软的身体变换着迷人的曲线形的舞姿时，刀承宗总是眯起眼睛，陶醉在美的享受里。他陪她打羽毛球、散步……总之，他尽力使丹瑞快乐、高兴，希望南宛河将她的一切忧愁、烦恼、痛苦全冲走，并用爱情之湖的水浇开她心中爱情之花。

娥静从女主人的目光和行动中可以断定召庄相决不是她所喜欢的恋人。但为什么女主人嫁给他呢？象人们议论的那样，是为了享乐？为了金钱？为了妈妈和弟弟？难道为了这些就值得做出这么大的牺牲？难道女主人的母亲就忍心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六个老婆都活着的汉

① 刀承宗的傣名。召可作主、王解释。庄相是他的

主人对她总是守口如瓶。凭着她的年龄和经历是无法判断出来的。再说，刀承宗的奶妈涛米腊一再提醒她，“什么都不许问，什么都不许讲。”

当女主人踏入长廊向小白楼走去时，娥静便转向花园，去为那美丽的鲜花浇水。作为侍女，她知道应该做些什么，不应该做些什么。但她那个纯洁正直的心却平静不下，她爱她的女主人，想着她的女主人，在她的女主人身上打上了许多问号。

长廊下的路铺着黄豆一般大的沙石，在阳光的照耀下，象碎金玉石一般耀眼，这路仿佛又是一座金桥，通往神秘陌生的彼岸。丹瑞走在这座很长很长的桥上。

“放肆！好的不学，坏的不教就会。”刀承宗声音虽然放得很低，但听得出十分气愤。

“召爷，是否再给他寄钱？”老管家问。

刀承宗将手中的信放在餐桌上无力地说：“不寄怎么办，跟他妈妈一样。”

丹瑞来到荷花湖数月，第一次听到丈夫如此不愉快的话语，她不知是什么原因使得他如此不愉快，但凭她的判断力已猜到是与放在桌上的信有关。她不知该如何是好，暗暗责怪自己不该在这个时候回来。她刚想扭身往回走，就被站在门对面的奶妈见到了。

“召丹瑞回来啦！”她殷切地迎了过来。

“噢！我的小心肝回来了……快坐下，奶妈早给你预备好香喷喷的早餐了，我们都在等你。”刀承宗欣喜地望着披